

※日本考證學研究專輯※

大田錦城的尚書學(一)

石田公道著 連清吉*譯

一、小 序

我國儒者的研究主要是以《四書》為中心，用盡心力及於《五經》者甚稀。近世大儒荻生徂徠雖稱「道者，先王之道，先王之道在《六經》」；但是於《六經》的研究殆無染指。

在中國，並無《五經》研究晚於《四書》研究而興一事，甚且是以《五經》的研究為中心。《四書》成立於宋代以後，亦未必輕忽《五經》的研究。我國於《五經》的研究何以較遲，第一個理由是我國近世儒學是以宋學為中心而興起的。宋學是以《四書》為中心的學問，甚至於是使《四書》形成「四書學」的學問，造成我國（日本）自鎌倉時代以來，墨守古註之明經家的強烈威脅。據一條兼良《尺素往來》的記載：當時學士（即學者）、學問僧講學的經學是以《周易》和《四書》為中心。第二，由於《五經》研究為明經家所專擅，一般的學者並不能自由研究而立一家之言，近世以來，德川幕府之所以採用朱子學，是以之為擁護安定封建社會的手段，賦予官學的地位而已。此時有志研究《五經》者，庶幾以訓點經典的學習為優先。第三，清朝以《五經》為對象的研究之所以勃興，固然是主政者的政策；而主要原因是對元、明以來朱子學的反動。我國則未必有此現象產生。其理由在於日本人與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差異。中國人原本即是對於具體事物，而盡其可能地做正確堂皇理解的人民。即使是理想完美的事物，未親身經歷，亦絕對不輕易信賴的人民。彼有忠實分析給予的材料，依據解釋而玩味其內容的特色；一般人民則遊心於空想世界，抽象思考事理則極其貧乏。

* 連清吉，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文化環境講座副教授。

日本人則未必如是。伊藤仁齋、荻生徂徠是近世日本儒學的先驅。二人於朱子學說有所存疑，乃著述《語孟字義》（仁齋）、《辨道》（徂徠），展開獨特的抽象性論述。此較中國有異彩之思想家戴震的論著還早。雖然如此，嘗試對《五經》和《四書》做一比較：在自由立說上，《五經》比《四書》難的經典要多。《五經》中《易》、《詩》較能自由立說，馳心奔放而置身於空想世界中。我國之所以於《周易》有伊藤東涯《周易經翼通解》，於《毛詩》而有仁井田好古《毛詩補傳》等優秀著作出現，《詩》、《易》有日本人嗜好的抽象論性質與自由立說的空間較為遼闊的緣故。至於《禮》、《書》最無自由立說、詮釋的可能，故日本人的研究也最少。

雖然如此，隨著時代的推移，研究的傾向漸趨向於詳密，再加上清儒經解注疏的傳入，研究《尚書》的端緒逐漸開啓。於此領域的研究有所精進的是大田錦城。在錦城以前，未必沒有研究《尚書》可觀的論著，只是大多數的著述皆未流傳而不能詳考其內容。茲根據《慶長以來諸家著述》、《近代名家著述目錄》、《近代名家著述目錄後篇》等書目的記載，摘錄至大田錦城為止，有關《尚書》研究之重要著述於下：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|
| 1. 《書經私考》 | | 林鷲峰著 |
| 2. 《書集傳朱蔡同異考》 | 六卷 | 安東省庵著 |
| 3. 《書經筆記》 | | 中村惕齋著 |
| 4. 《書經考》 | 一卷 | 荻生徂徠著刊 |
| 5. 《詩書古傳》 | 三十四卷 | 太宰春臺著刊 |
| 6. 《尚書天文解》 | 一卷 | 田中大觀著 |
| 7. 《書經要領》 | 一卷 | 伊藤東涯著 |
| 8. 《洪範全書續錄》 | 六卷 | 三宅尙齋著 |
| 9. 《尚書考文》 | 四卷 | 永井星清著 |
| 10. 《尚書衍文考》 | 一卷 | 永井星清著 |
| 11. 《尚書考》 | 六卷 | 垣內熊岳著 |
| 12. 《書集傳辨誤》 | 一卷 | 佐藤敬菴著 |
| 13. 《書經二典解》 | | 岡白駒著刊 |
| 14. 《書今文纂言》 | | 南宮大湫著 |
| 15. 《書今文定本》 | | 南宮大湫著 |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|
| 16. 《尚書通義》 | | 森蘭澤著 |
| 17. 《尚書孔傳辨正》 | 一卷 | 河野恕齋著 |
| 18. 《古文尚書存疑》 | | 片山兼山著 |
| 19. 《尚書類考》 | 六卷 | 片山兼山著 |
| 20. 《尚書疑孔篇》 | | 井上金峨著 |
| 21. 《尚書今古文同異考》 | 二卷 | 角田清溪著 |
| 22. 《尚書精蘊》 | 三卷 | 山中天水著 |
| 23. 《尚書梅本辨說》 | 二十四卷 | 平賀中南著 |
| 24. 《尚書輯義》 | 十六卷 | 市川鶴鳴著 |
| 25. 《尚書說》 | | 古屋愛日齋著 |
| 26. 《尚書遺說》 | | 井上南台著 |
| 27. 《古文尚書孔傳指要》 | 五卷 | 吉田篁墩著 |
| 28. 《今文尚書說》 | 二卷 | 佐佐木琴臺著 |
| 29. 《書經統》 | 六卷 | 佐佐木琴臺著 |
| 30. 《書序辨》 | 一卷 | 佐佐木琴臺著 |
| 31. 《尚書論》 | | 乾長孝著 |
| 32. 《尚書獨斷》 | 十卷 | 赤松滄州著 |
| 33. 《古文尚書直解》 | | 熊坂台洲著 |
| 34. 《書經考》 | | 戶崎淡園著 |
| 35. 《尚書管見》 | 一卷 | 中井竹山著 |
| 36. 《書經釋解》 | | 皆川淇園著刊 |
| 37. 《古文尚書國字解》 | 十五卷 | 齋藤芝山著 |
| 38. 《古文尚書增注》 | 十卷 | 齋藤芝山著 |
| 39. 《古文尚書紀年解》 | 四卷 | 齋藤芝山著 |
| 40. 《尚書古傳考》 | 六卷 | 小田穀山著 |
| 41. 《書解閉》 | 二卷 | 荻原大麓著 |
| 42. 《焚書收燼》 | 七卷 | 諸葛琴臺著刊 |
| 43. 《尚書提綱》 | 二卷 | 金岳陽著 |
| 44. 《古文尚書勤王師》 | 三卷 | 山本北山著刊 |
| 45. 《古文尚書考》 | 十卷 | 山本北山著 |

46.《尚書後辨辨》	十卷	山本北山著
47.《古文尚書標注》	十三卷	宇野東山著
48.《書經諺解》		宇野東山著
49.《洪範談》		海保青陵著
50.《書經統說》		八田草陽著
51.《書經圖考》	一卷	佐久間熊水著
52.《尚書雕題》	六卷	中井履軒著
53.《尚書雕題略》	二卷	中井履軒著
54.《尚書逢原》	一卷	中井履軒著
55.《尚書臚義》	十二卷	村瀨栲亭著

以上列舉江戶時代以來，止於與大田錦城同時期學者之《尚書》的重要著作。唯大部分皆失傳，刊行者僅其中的一二而已，至於寫本則祕藏於二三之家，未能輕易借閱而得，故不易窺知其全貌。

就書名以推測，大抵論及梅本古文真偽的問題，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折衷學派或徂徠學派之學者的研究。有關東晉古文及孔《傳》為偽托的問題，宋代以來即有種種議論；我國至伊藤仁齋始質疑^①。其子東涯雖有深究，卻未至確鑿考證的地步。

荻生徂徠亦斷定孔安國〈序〉為偽作^②；但是尚停留於啓蒙時期，未臻於梅本古文孔《傳》否定的提出。邇來至於文化、文政時代，賡繼仁齋、徂徠的學者不斷以此為問題而論究及之，天明以降，清儒經解舶來傳入，清新的學風致使學界呈現出活絡的景象。大田錦城出而解決千載以來《尚書》的懸案。

二、錦城的《尚書》研究

大田錦城於《壁經辨正·自序》指出「予七歲從先兄伯恆受《尚書》」，可知其自七歲即誦讀《尚書》。錦城生於加賀大聖寺藩的儒醫之家，早歲受父兄的教導，以承續家業；青年時代轉而學儒。《春草堂集》所載〈報伊藤彥介書〉敘述其

① 參考《語孟字義》卷下〈書〉的論述。

② 《孝經識》中徂徠曰：「孔安國〈孝經序〉，西漢文也。〈尚書序〉則魏、晉時偽作也。」

志趣曰：

僕生醫家，幼而辨髮其業，夙志古道，以謂男子不生則已，生則當立身行道，揚名後世，以顯父母耳。何事此小方技，而焦心極能，年少氣銳，不顧其才力薄劣，《六經》、《論語》朝讀暮論，手不棄卷，葦編三絕云云。

以此豪語，正可想見其抱負遠大而意氣昂揚。

十八歲，遊越前而相知於伊藤良弼^③。良弼長錦城數歲而精通經義。錦城常與良弼論辨《尚書》古文的真偽問題，唯當時學識尙未圓熟，只能推測古文之偽，而未能詳審考訂。二十歲負笈江戶，又遊學京都，欲請益於皆川淇園，唯淇園門下著錄簿不見錦城之名，或錦城未正式入門。其後重返江戶，就學於山本北山門下，唯志趣不合，遂謂天下無我師，乃求之古人而精勵刻苦。《梧窗漫筆後編》記曰：「予二十一歲之時，講《尚書》於門徒，反覆讀《注疏》、《大全》，檢出《古注》、《集注》之誤謬者多云云。」可見其學於北山的時間極短，出北山門之後，即授徒講學。以其所謂「讀《注疏》、《集注》」，可知錦城之學在於標榜折衷。「二十一歲」而講學，又足見錦城是天縱稟質的才子。

錦城早歲有以詩文立身之志，出遊江戶，論學於多數學者後，以為當時學界未必有足以敬畏者，乃轉以儒者立身而潛心於經義，《尚書》則是其鑽研的所在之一。《壁經辨正》的自序曰：「自以空詩浮文立身，又悟不足以啓人道。刻苦勉勵于經學者，於茲十五年也。於書最所用力者，自傳疏注釋以至傳記子集云云。」則其專致於經義研究之事，可以窺知一二。

錦城於《尚書》的著述有《尚書精義》十三卷、《壁經辨正》十二卷、《梅本增多原》十二卷、《梅本增多小辨》（收於《九經談》）及門人伊藤裕義筆記其講述的《尚書記聞》不分卷傳世。茲逐一解說於下。

（一）《尚書精義》

根據《近代名家著述目錄》、《近代著述目錄後編》、《慶長以來諸家著述目錄（漢學家之部）》及以之而編纂的《日本文學者年表續編》（森洽藏編、今園國貞補）、《漢學者傳記及著述集覽》（小川貫道編）、《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》（關儀一郎編）的著錄，錦城於《尚書》的注釋書有《尚書精義》十三卷。但

^③ 參《九經談》卷七末錦城的識語。

是今日所傳的錦城著述中，並無《尚書精義》，只有國會圖書館上野分館所藏《尚書孔傳纂注》十三卷，六冊。無窮會井上賴囿氏舊藏《尚書纂疏》十三卷，十三冊而已。又靜嘉堂亦有《尚書考》二冊（〈禹貢〉以迄〈金縢〉）。《尚書考》的內容近似於《尚書纂疏》而稍簡略。上野分館所藏的《尚書孔傳纂注》大致與無窮會所藏的《尚書纂注》相同而有若干地方稍微簡略。上述諸目錄所著錄的《尚書精義》雖不得見其名；或《纂疏》、《孔傳纂注》、《考》與《精義》為同一注釋書；只是弟子抄寫師說，或名「纂疏」、或稱「考」而已。

《尚書纂疏》第十二卷卷末有「己酉十一月南至前，夜夜元貞擁爐而書」。又〈秦誓〉「皤皓」的說明後，記曰：「己酉十一月七日元貞書。」己酉即寬政元年，時錦城二十六歲。《尚書纂疏》引皆川淇園之說者四處。據《尚書釋解》的〈後跋〉所述，淇園《尚書釋解》完稿於天明五年（《先哲叢談》作四年者誤），刊行於寬政十二年。則《尚書釋解》的刊行晚於《尚書纂疏》的撰述十一年。若錦城在寬政元年以前繙閱《尚書釋解》，則必定是其寫本。唯錦城並未睹見《尚書釋解》的寫本。批閱《尚書纂疏》，錦城於邦人先儒的引述，僅淇園一人之說而已。若錦城入手《尚書釋解》的寫本，則淇園以外諸家著述的寫本亦能得手。前人著作的引用，不宜僅限於淇園而已，故知錦城所繙閱的是《尚書釋解》的刊本。

東條耕子《諸藩藏版書目筆記》卷二有「平戶藩維新館，《尚書釋解》十三卷，六本」。今日通行的四卷四冊的體裁與此有所差異。當時邦人《尚書》注本之付梓者極少，淇園的《釋解》是僅存之一。錦城但引淇園之說而不及其他諸家之說者，又是錦城目睹《釋解》刊本的證據之一。若然，淇園之說必於寬政十二年以後，錦城抄入《尚書纂疏》之中的。

錦城於《尚書》的注釋大抵完成於寬政元年，其後又施以增補刪訂，故不能謂之為皆其早歲之作。

上野分館所藏《尚書孔傳纂注》第一冊卷三末尾記載著「文政五壬午六月下旬、武者哲之助寫之」。文政五年，錦城五十八歲。可知錦城至晚年依然執筆注釋《尚書》。

《尚書孔傳纂注》較《尚書纂疏》簡略，而且於卷首〈史記所引尚書總目〉、〈亡書篇目〉、〈漢書遷書多古文說〉、〈馬史引書〉、〈兩漢古文寫〉的解說的體裁與《尚書纂疏》的稍異。此何以故？

第一，抄寫《尚書孔傳纂注》者並非抄錄錦城全部注釋；僅抄寫重要部分而

已，故較《尚書纂疏》簡略。第二，錦城始稱《尚書纂疏》，晚年則改稱《尚書孔傳纂注》。若然，則《尚書精義》宜改稱為《尚書孔傳纂注》。

《尚書孔傳纂注》是摘取古文五十八篇的字句而逐一注釋的。以孔《傳》而以蔡沈《集傳》補之。注解方式則列舉古今先人之說，然後加諸按語。唯大體僅止於諸說的條列而未定是非，故讀者不能不迷惑於是非的取捨，殊甚可惜。

錦城雖以見識誇示，實則以博覽而鳴於世。其得新說輒條列於《尚書》字句之下，卻未必是會心之著。錦城謂自身的著書而嘗言及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等書，卻未曾提到《尚書孔傳纂注》。或晚年有補輯之志，未果而歿。《漢籍國字解全書》第六卷《書經》的〈解題〉雖列舉「《尚書精義》寫本四卷」，卻未附載《尚書精義》之寫本於書末。

(二) 《壁經辨正》

《壁經辨正》十二卷是錦城論東晉《古文尚書》為偽托之書。所謂《壁經》是自西漢景帝時孔子舊宅發現之古文書^④，孔安國以當時通用之字體今文解讀，比當時既已行於世之秦博士伏生所傳之《今文尚書》二十九篇多十六篇，世稱之為《古文尚書》。其後，此書呈獻王室，代代藏於祕府而傳至後世。唯長久以來，竟不明其所以。

東晉元帝時，豫章內史梅賾得稱孔安國傳之《古文尚書》而上奏朝廷，《尚書》的論辯遂爭訟不已。梅賾上奏之所謂《偽古文尚書》在宋以前並未有質疑。宋代以降，學界新機運興起，對《古文尚書》存疑的學者逐漸產生。經元吳澄，明梅鷟，清閻若璩、王鳴盛、惠棟等學者的研究，其為偽托的真相遂愈明。

於我國，則有錦城在早年即主張東晉發現之古文為偽托，闡明其偽托之所本而欲解決千古之疑案。偶得清毛奇齡《古文尚書冤詞》，毅然駁擊毛氏之說而著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二書。今日固無人確信東晉古文為真，唯《隋書·經籍志》的著錄曖昧不明，毛奇齡遂得立異之機。

《壁經辨正》卷末有「寬政戊午六月，加賀大田元貞公幹甫書」，可知此書為錦城三十五歲的著作。又此書的別名為《尚書古今文同異考》。唯其內容則不是今

^④ 《漢書》作武帝末年，《論衡》作景帝時。今據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的考證，作景帝時。

古文的文字異同論，而是今古文傳來的論考。首標〈伏生今文傳授圖〉、〈孔安國古文傳授圖〉、〈梅賾傳古文尚書經傳授圖〉，而後詳說《百篇尚書》的體例，次序及內容異同等。最後則條舉《尚書》的諸問題，其體例則是先列舉先人之說，而後附以按語，敘述自身的見解。尤以梅本孔《傳》為偽的闡明為旨趣。此書與《梅本增多原》足見錦城於《尚書》的見識與博學。

（三）《梅本增多原》

繼《壁經辨正》之後，錦城於《尚書》的著述，有《梅本增多原》十二卷。《梅本增多原·序》記述著：「寬政戊午秋八月、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識于江戶多稼軒。」即錦城於《壁經辨正》的著述後，又完成《梅本增多原》。

錦城於《壁經辨正》論辨梅本古文經傳的偽托後，又詳述增多二十五篇的根源所在。所謂「增多」是梅賾上奏之偽古文，較伏生今文增多二十五篇。至於孔安國的真古文比伏生多二十四篇者，錦城稱之為「增益」。錦城以為二者是有所區別的。

錦城指出：梅本古文經傳是魏、晉之際，王肅或其門下假托孔安國之名而欲駁斥鄭康成的古文。此書之偽，錦城已於《壁經辨正》詳述及之。然則三十四篇者，無論伏生之今文或孔安國之古文皆為真本古《尚書》，只是其文字為今文或古文的差異，又有衛宏、賈逵、馬融、鄭玄改易，贗造者的增添，太宗、玄宗的增益而已。至於「增多」的二十五篇則異於孔安國的「真增多」（增益），此乃魏、晉時人的偽造。唯此書摭網羅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孟子》等古書所引《尚書》之逸文而補綴之。至其補綴者雖後人之所為，其言其事大抵為古《尚書》之逸文。增補者亦多用古人之格言，又能符應聖賢的旨趣。故可謂其鼎雖膺而其實豐腴。

錦城以為即使孔安國的增益流傳至今日，也未必如梅本增多二十五篇之採擷古書逸文，具備聖謨嘉言。即梅本雖偽托，卻不可輕忽，反而有益於世道人心而值得稱揚的所在。

《梅本增多原》的體例為摘錄出〈大禹謨〉以下增多二十五篇的語句，考索其古書的根源而精詳審慎的解說。誠可徵錦城博識的所在。

(四) 《梅本增多小辨》

錦城所著《九經談》的卷七〈《尚書》〉附載著《梅本增多小辨》之名。《九經談》二卷末有「文化甲子冬刻成」的記載，又《大學原解·序》有「享和末年作《九經談》」之語，故知《九經談》之編纂乃在享和三年，錦城四十歲之時。因此，《梅本增多小辨》之作應在此之前。錦城於《九經談》之中，特增附標題者，或其於《九經談》的著述時，以頃時有《尚書》論說的纂述，而蒐輯編入的。《梅本增多小辨》末尾有論著此書時，未見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的載記。但是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舶來傳入是在享和三年，即錦城著述《九經談》之年，《梅本增多小辨》的論著在此之前，故錦城或繙閱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而後撰述《梅本增多小辨》的。清儒經解與錦城著述的關係，後節略述及之。

錦城於《梅本增多小辨》的開端曰：「予作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，其書浩瀚難於刊布，故今撮其要，以作小辨，凡三十四條。」可知《梅本增多小辨》是撮舉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的要點而成的。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是錦城於《尚書》考究最用力的著述，即理解錦城於《尚書》的看法最便利的所在。

《梅本增多小辨》收載於《九經談》，在文化元年付梓刊行，當時稱之為名著而為學界所推崇。五年後，京都儒者猪飼敬所詳細品隲《九經談》。猪飼敬所評《梅本增多小辨》曰：「余二十四歲始讀《書經大全》，略知古文之可疑。自後讀群籍，乃知真偽益明。但《前、後漢書·儒林傳》所謂古文者果是何書，不能釋然於胸中久矣。五年前得王鳴盛《後辨》，乃積年滯疑霍然冰釋，今讀此書，大服其精識云。」^⑤敬所為京洛間頗負盛名的學者，年齒長於錦城。敬所素不妄加品評而如此推譽錦城者，蓋以當時於東晉古文經傳諸問題的解說，未有如錦城這般詳盡的緣故。

(五) 《尚書紀聞》 附伊藤祐義

《尚書紀聞》不是錦城自身著述的，而是門人伊藤祐義筆記其講授而成的。卷末有伊藤祐義「文政五年壬午十二月朔日開講，文政七年甲申六月十二日終講」的

^⑤ 參《日本儒林叢書》解說部二所收《九經談》卷七猪飼敬所的評語。

識語。伊藤祐義未曾缺課而忠實地筆記錦城的講授。錦城歿於文政八年四月二十三日，此講授或為錦城於《尚書》最後的論述。筆記未經錦城校閱，伊藤祐義亦未再訂，故有文意欠缺透徹的所在。雖然如此，錦城講授的態度及其學風亦可推察而知。

此書以《注疏本》為主而講述全篇，於孔《傳》得失的論述最為詳盡。清朝考證學家大抵僅以今文為研究的對象而未及古文的注釋，錦城則以為注釋《尚書》非通徹今古文不可。故其所講述殆不取清人之說，專以孔《傳》為主，孔《傳》有不通者，則取宋人之說以補益之。其不取清人之說者，以「清人之書，一無益於經義」，可以窺知其旨意。

茲附記伊藤祐義的事蹟於下。伊藤祐義，信濃人，姓藤原，名祐義，字忠岱，號鹿里，通稱大助。設立「仰繼堂」的私塾。安永七年生於商賈之家，天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死於江戶，享年六十一歲。小於錦城十三歲。其筆記《尚書紀聞》時，既已四十三、四歲了。其與錦城高弟海保漁村相善，歿後，漁村為其撰述墓誌銘。〈漁村海保君年譜〉天保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條下，有「伊藤忠岱子來，請銘文」的記載，弘化二年三月十九日條下，記述著「伊藤忠岱墓碣銘成，小島成齋書並篆額」。

伊藤祐義性好寫書，漁村敘述其情狀曰：「早夜矻矻，不啻如飢渴。雖祁寒隆暑，手龜汗漿，不暫輟也。其目蒿意倦也，趨觀劇一二齣，以為笑娛而歸，又依然握管。」^⑥《尚書紀聞》即在此情況下撰寫而成的。漁村所撰述的墓誌銘說：伊藤祐義終身奉行師說而不輟。其實伊藤祐義雖學儒於錦城，又修醫學而以醫立業，即所謂的「儒醫」。

伊藤祐義學醫於吉益南涯、三輪東朔、池田霧溪。前二人的專主各為刺絡與治痘，而伊藤祐義的宗尚則是南涯的古方。唯伊藤祐義的醫風非屬南涯流的古醫學，而近似於山田圖南的折衷醫學^⑦。

據漁村所撰墓誌的記載，伊藤祐義的著書，刊行的有《中庸筵撞》、《孝經國字解》、《大學國字解》、《傷寒論張義》五部。東條琴臺的《近代名家著述目錄後編》的著錄，則另有《大學定本》、《仲景氏事蹟考》、《刺絡聞見錄》等書。

^⑥ 海保漁村：〈忠岱伊藤君墓碣銘〉。

^⑦ 伊藤忠岱所著《刺絡聞見錄》的自序。

然則其他尚有《傷寒論張義定本國字辨》、《難病論張義定本》、《刪補辨義》、《大學圖解》等著述傳世。茲解題其刊行的著作於後。

1. 《孝經國字解》 二卷一冊 文化十四年刊

此書有錦城長男晴軒與海保漁村的序。晴軒的序指出：「伊藤忠岱從學於先君子十餘年。」可知伊藤祐義自文化初年，即入學於錦城門下。此書如今古文，不分段而逐段以問答體解釋之。

2. 《大學國字解》 二卷二冊 天保六年刊

有漁村的序，由此序文可以推知漁村於《大學》的見解。此書以朱子註為主而雜以己意。解說簡易，蓋為童蒙之作，而非為學者的專論。

3. 《傷寒論張義定本》 二卷二冊 文政元年刊

所謂「張義」者，是闡明《傷寒論》作者張仲景的原義而為書名的。有大田錦城的序。錦城出身於醫家，幼時嘗學醫，故頗能理解伊藤祐義論述的旨意。伊藤祐義於〈自序〉指出：「予自少時讀此書，覃思專精，時廢寢食。就先覺而正，訪同學而講。積習之久，恍然如有所自得，自謂有得張仲景之原義，因著此書。經年十五，易稿二十餘，今其功略成。」可知其竭盡心力於《傷寒論》原義之探究。

4. 《刺絡聞見錄》 二卷二冊 文政十四年刊

此書為筆記其師三輪東朔之說者，有錦城的序文。

5. 《傷寒論張義定本國字辨》 三卷三冊 文政二年刊

有自序，據此可知其於《傷寒論》的釋義。唯此書僅以國字論辨至〈太陽篇〉的「五苓散」而已。

6. 《中庸菴撞》 一卷一冊 文政四年刊

此書乃伊藤祐義於儒學論述中，用力最深的著作。有錦城的長序^⑧。序的末尾

^⑧ 錦城的序文未收載於《春草堂集》，不知其所以。

曰：「予近頃草《中庸原解》，既成，未成板本。忠岱先予就鞭。」可知伊藤祐義非凡庸之儒者。

伊藤祐義大抵得大田錦城贈序，可知師徒之情深厚。伊藤祐義亦終生不違師說。

以上通觀大田錦城於《尚書》的著述，其傾注精力於《尚書》的論述是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二書，故以二書為中心，探究錦城於《尚書》的主張。

附記：有關錦城的著書，皆據其門下弟子的寫本，而未睹錦城的手稿本。因此或有誤謬缺失的所在。待後日詳閱錦城手稿本，再行修訂糾正。

——譯自《北海道學藝大學紀要》第3卷第1號（昭和26年9月），頁39-45。